

行·影不离

阮义忠的旅行手札

阮义忠
著

再怎么叱咤风云的人
有一天也免不了化为尘土
唯有摄影能为他们的足迹留下见证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行·影不离

阮义忠的旅行手札

阮义忠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影不离：阮义忠的旅行手札 / 阮义忠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08-3487-5

I. ①行… II. ①阮…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4747号



行·影不离：阮义忠的旅行手札

作 者 阮义忠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487-5
定 价 52.00 元

新版序

年纪大了无法远行，尤其是到欧美，一趟飞机得坐十来个小时，窝在经济舱窄小的座位里动弹不得，真是受罪，但 20 年前却乐此不疲，连看三四部院线没上映的电影，感觉特别过瘾，时间一下就打发了。那个年头，我和老伴一有机会就去国外参加摄影活动，为《摄影家》杂志组稿。除了工作，生活、休闲都因摄影而绑在一起，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甜蜜无比、幸福满满。

本书的游记多半是为了当初我创办的另一本杂志《影像》所写，许多文章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由我口述，老伴打在计算机上。旅馆房间、长途火车、航班候机室里都在撰稿，玩得不亦乐乎也得随时收心，尽量把握时间工作，因为一回台北就得排版、印刷，否则杂志就会脱期。时间紧迫、环境嘈杂，文气难免受到干扰，旧版文字累赘，资料也有疏忽之处。这回新版上市，趁机好好润饰、校对，除了弥补遗憾，更有旧地重游、面对当年的自己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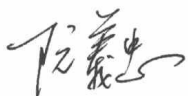
人生起起伏伏，各有际遇，每个人身上都负着包袱，只要活着就得继续扛。旅行有如暂卸重担，放空自己、吸取能量后，回到原来的环境，包袱也仿佛轻了。

游记的魅力就在于，不只记载了旅行经历，也封存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特时空。每个人走过的地方都一定会变，即使重返现场也是物是人非。写游记好比拍照，按下快门的那瞬间，就把流动的时光留下了切

面，成为不变的永恒。每篇游记都是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结缘，若没留下记录，就好像一切酸甜苦辣都没拥有过。漫漫长路，想不起来的过往，其实也等于不曾发生。

当年造访这些地方，数码摄影尚未兴起，世界各地的摄影氛围仍保有浓厚的传统纪实风格，每到一处都能领会饱饱的生命感动、人道关怀，让自己对摄影的信仰更为坚定，对自己该走的路更为明确。反观现在，数码相机、手机摄影愈来愈盛行，技术门槛降低，看待摄影的态度也跟着下坡。观念摄影蓬勃，各种摄影奖项多看中创意，影像的厚度愈来愈薄，温度愈来愈低，眼花缭乱地看完一堆作品后，不但没受到感动，有时连印象都留不下。

想到这里就觉得特别庆幸，我不但见证了传统摄影的黄金时代，也积极参与了它。除了拍照、教书、办杂志，也用游记为那个时代的国际摄影活动留下了真切的、可以追寻的痕迹。不但自己能够回忆，也可供后人缅怀、学习那个用相机见证人性和用影像反省自身的年代。



2014年10月

原序一

好长一段时间，我夜以继日地埋首于“告别 20 世纪”的四个展览和四本书的大计划中。这项工程虽是极其累人，却让我感到充实与喜悦。

展览圆满落幕了，书受到佳评，销售情况也比预期的好，这就促使我在迎接千禧年时许了个愿——再出一批新书。

说是新书，其实有部分旧作。这回推出的《阮义忠摄影文集》一套五册，有三册是再版的修订本：《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和《摄影美学七问》。另两册则是初版的新书：《摄影家西游记》^①和《面对摄影大师》。这五册书都是我在自己的创作之外，长期关心摄影潮流所累积下来的思考结晶。我最初只是一个没出过国门的年轻摄影狂热者，只能饥渴地从杂志、影集上汲取摄影名家的风格养分，后来因创办中英文对照、国际发行的《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 杂志，得以周游世界各国，结识了不少大师，有幸亲沐诸家风范。这之间的演变，还真的只能归之于造化。

《当代摄影大师》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早过我的第一本摄影专集《北埔》。在《雄狮美术》连载是 1983 年的事，结集出书则是两年后的 1985 年 4 月。一算才惊觉时间飞逝得多快。

尽管事隔十七八年，现在重新校阅计算机排版的打字稿，却一点

① 《摄影家西游记》为原书名，新版书名更改为《行·影不离：阮义忠的旅行手札》。

也不觉得过时，仿佛是前些日子才脱稿，依旧亲切熟稔、顺畅易读。《当代摄影新锐》和《摄影美学七问》两书也是在《雄狮美术》连载的专栏。那阵子，大概前后有四年之久吧，我养成了一个特别的写作习惯，每天早上固定在台北市民生东路一家叫“芳邻”的西餐厅吃早餐，如果有稿子要写，用完餐我就把资料和稿纸摊开，然后烟一根一根地抽，全神贯注地写。

午餐时间，在附近上班的客人陆续进来，坐满餐厅的每个座位。我呢，一点也不为所扰，无视周遭的喧哗，继续写。告一段落时，我就点份简餐吃，然后又是一根烟接着一根抽，下笔急疾，直到把整篇文章完成才出门，叫辆出租车，直奔《雄狮美术》交稿。我通常都是在最后截稿期动笔，已没时间再拖延了。

这三本书就是在同一家餐厅的同一张大桌子上写成的，有时稿子较长，非在餐厅里头从早餐吃到晚餐，直到打烊前才跨出餐厅。我还真的硬是没有破过例——写完文章才准离开。

芳邻餐厅已结束营业多年，办了20多年的《雄狮美术》也已停刊。我这个抽了近30年烟的大烟枪，也把无可救药的烟瘾给戒了八年之久。而周遭文化界的朋友、出版界的同行也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台湾这个大环境却变得令人越来越没信心。在人、事、物全非的情形下，能够把自己最早的三部摄影论著重新编排、设计，纳入“摄影文集”里，真是感慨良多——我是何其幸运，能够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实现梦想。

《摄影家西游记》和《面对摄影大师》的写作经验，可真是整个颠覆了我原来的思考习惯。那时我刚开始戒烟，以前手上拿着烟，就像拿着笔一样，这样脑子里的念头才有办法变成文字。没了烟，等于脑和手之间的连接神经被掐死了。曾有半个多月之久，我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就是写不出几行字，稿纸是一张张地写了又撕。我知道只要点

根烟就能下笔如飞，但，每当要投降的那一刻，我又把自己给拉了回来，最后硬是靠内人袁瑶瑶的帮忙，才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写作障碍。

我俩坐在计算机前，由我一句句口述内容，她将之打出，我盯着屏幕上的句子，思考接下去的用词。这两本书的每一行都是如此诞生的，真是庆幸我有这么一个什么事都肯配合，并一直协助我达成目标的太太。

多年来，摄影这件事完全把我和太太的生活、工作以及兴趣整个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一起生活、上班、旅行，一起会见世界各国的摄影师、出席国际摄影会议与摄影节，回国后一起坐在计算机前写文章；摄影简直就成了我们共同的修行之道。现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超过彼此各自成长的岁月，而且一日比一日多。我们认识超过30年了，比我从事摄影创作的25个年头还要长。不少国内外的摄影同好或媒体记者都问过我相同的问题：“阮义忠，要是没有袁瑶瑶的协助，你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在此处要再重复一遍：“不可能，没有袁瑶瑶，就没有阮义忠。”

这一套《阮义忠摄影文集》的五册书，每一本背后都有另一位作者——袁瑶瑶。

如果上面那句话让我和袁瑶瑶坐在计算机前打字时说，我是说不出口的，因为还没张嘴就会觉得肉麻。我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用当初在芳邻餐厅里写稿的同一支钢笔写的。终于摆脱了没有烟就下不了笔的毛病，我的脑和手的那条神经又通了！真好。

更好的是，能够以这种心情迎接千禧年，以这五册一套的《阮义忠摄影文集》献给袁瑶瑶。

1999年12月

原序二

在我的写作经验当中，以本书的九篇游记最为急迫。原因是：这些于 *IMAGE*（《影像》）杂志连载的文章，都是在即将付印前才写出来的。身为总编辑的我，虽然掌控着截稿期，但那阵子是我编务最忙的时日，两个月要出版三期杂志，一期《摄影家》、两期《影像》，写稿的时间可想而知是多么稀少难得。回想当时的写作情景，还真是捏了好几把冷汗。

《再返佩皮尼昂新闻摄影节》是在这个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法国乡间小旅馆写成的，由我口述，袁瑶瑶打在计算机上，连续赶了好几个夜晚才完工。会如此卖命，是因为一回台湾，杂志就得立刻上机印刷，否则会来不及出刊，容不得我们耽搁片刻。

其他几篇游记虽没如此紧迫，可以坐在台北的办公室完成，但也经常是回台第一件要处理的事。那一阵子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

人的压力越大似乎效率也越高，每一篇虽然都是抢时间完成的，但写作的乐趣也相应加大。因为全是有关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写着写着，我和太太似乎就神游在异国情境当中。旅行才刚结束，我们就又故地重游，这种滋味还真甜蜜，尤其是双双对对。

由于《影像》经营不善，从月刊改成专题取向的双月刊之后，《摄影家西游记》的专栏撤了，而《影像》在出了六期专号后也不得不休刊。之后的这些年，我们夫妻虽依旧经常出国旅游，却由于没有发表的诱因，也就失去了写作的念头。《摄影家西游记》就此成为绝响。

这些文章从 1994 年 11 月连载至 1995 年 10 月，九篇游记的共同焦点就围绕着摄影文化的大圈子转。我们会造访一个地方，并不是看上当地的景色或美食，而是因为那个城市有想见的摄影家、想造访的摄影机构，或是正在举行摄影节、研讨会。因此，这些游记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当今国际的摄影潮流走向。希望读者在揽卷卧游之际，亦能体会我的用意。

最后，希望大家不仅卧游，还要赶紧拟订计划、安排行程，收拾行囊去参加那些摄影节，去看那些不能错过的重要摄影展场。

祝千禧年大家心想事成！

2000 年 1 月 20 日

目 录

1	新版序
3	原序一
7	原序二
3	游乌特雷拉
25	游塞维利亚
51	游河内
69	游达卡
101	游金边
139	立陶宛奇遇记

卷 一

卷

二

185 忆图卢兹

209 阿尔勒国际摄影节记行

247 再访佩皮尼昂新闻摄影节

267 后记

卷

一



空空荡荡的乌特拉火车站月台，在西班牙南部的阳光下，清澈透明，仿佛连人迹也被蒸发了。（阮义忠摄于1994年）

游乌特雷拉

访 *PHOTOVISION*

孤独之狼

有一位我偏爱的西班牙摄影家在信里告诉我：“在我的国家，我觉得很寂寞。整个西班牙可以和我谈摄影的人不过两三位！”这类话倒不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另一个朋友就曾把摄影师比喻成孤独的狼——彼此互不来往，各自对着远方嚎叫！

在还没跟这位寂寞的摄影家会面之前，我已能感觉到他自视极高，可跟他谈摄影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泛泛之辈。这回他专程赶到法国图卢兹（Toulouse）看我在“水之堡”摄影艺廊举行的展览，聊天过程中我愈发感觉到，他的生活方式比想象中还孤僻。

知道我们下一站要去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时，他恳切地建议：“有位朋友你们一定要认识，他是西班牙最好的摄影杂志 *PHOTOVISION* 的现任主编——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Ignacio Gonzalez），家和编辑部就在塞维利亚近郊的乌特雷拉（Utrera）。”

欧洲铁路系统四通八达，像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稍微转一下车，就能从这国到那国。一位法国朋友建议我们傍晚从图卢兹坐火车到波尔多（Bordeaux），再转 TALGO 卧铺车，睡上一觉，到马德里刚好是

清晨。花一天参观普拉多美术馆 (Museo Prado), 晚上搭 AVE 快速火车, 两个半钟头就到塞维利亚了。

卧铺夜车? 光是尝鲜就足以构成采纳此行程的理由。订票时发现, 如果想要有自己的小天地就得坐头等舱, 二等舱的则是四人一间, 男、女乘客分开。为了省那将近一倍的差价, 当然得坐二等舱。抵达波尔多已是深夜, 月台空荡荡的, 等转车的乘客不多, 但已经听得到西班牙话了。一种有别于以往、从来没体会过的情调, 已经开始在呼唤我们了!

天涯过客

一上车, 内人和我便在不同列车员的带领下分道扬镳, 接下来的八九个钟头各有际遇。少了袁瑶瑶在身边, 不谙外文的我凡事只能猜懂三四分; 和我同车厢的有一个西班牙人、一个美国人, 彼此用英文叽里呱啦地沟通, 蛮有得聊。我不开口, 没人会打扰我, 乐得保持东方人的神秘, 埋头大睡。后来听内人说, 她那儿有西班牙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跟来自天南地北, 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同室而眠。都是天涯过客。

天际乍现曙光, 男士们纷纷爬起来, 走出厢房吸烟、欣赏风景, 窄窄的过道站满了人。女乘客那边, 听内人说, 忙着梳洗化妆的比较多!

到塞维利亚的火车在另一个火车站阿托查 (Atocha) 发车, 两个火车站各据马德里两头, 从此站到彼站的路上, 也勉强算是对西班牙首都都有了匆匆一瞥。此区的首座火车站建于 1851 年, 经过一百多年的扩建、重整, 成为马德里最大的火车站, 1992 年为了塞维利亚举办“世界博览会”而转化为拥有商店、咖啡馆、夜总会的多功能建筑。

整个车站设计得妙极了, 入口大厅的位置最高, 进门几步就可俯

瞰挑高几十米的巨大中庭。令人想不到的是，中央居然有一大片油绿茂盛的热带植物园。雾气半空弥漫，隐藏在各角落的洒水器放出阵阵水雾，在接触树叶的那一刹那化为滴滴露珠。一时之间，真让人有室内室外倒错之感。

园林四周有许多咖啡座，穿着入时的绅士、淑女慢悠悠地喝着饮料看着书报，只有看到他们身边的简单行李，才会想起这是火车站。可是，所有火车站该有的设施又都看不到，别说是购票处、书报摊，就连剪票口、月台和火车都不知到哪儿去了！疑惑地转了一圈，才发现店面、办事处都被巧妙地隐藏在中庭周边的建筑里。所有能让旅者焦虑不安的景象，都被悠闲舒适的氛围冲淡了，建筑师的想象力真让人佩服！

买好票，寄好行李，在热带园林旁享受过在西班牙的第一顿早餐后，我们兴冲冲地踏出火车站，上了排班出租车的第一辆。“请载我们去普拉多美术馆！”

司机满脸困惑，重复了两三遍：“Prado？ Museo Prado？”之后他才不甘不愿、念念有词地上了路。几分钟之后，我们恍然大悟，原来美术馆只离火车站一条街！司机排班排了老半天，却碰到像我们这种不知东南西北的观光客，真是够倒霉了！

西班牙艺术的灵魂

普拉多美术馆真没白来！西班牙艺术的灵魂委拉斯开兹（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y Velazquez）、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二人的旷世巨作，大部分都珍藏于此。几世纪以来，这两位画家几乎影响了西班牙的所有艺术家，摄影家当然也在其中。我所知道的西班牙摄影家，在谈到所受的影响时，多半会提到这两位大师。